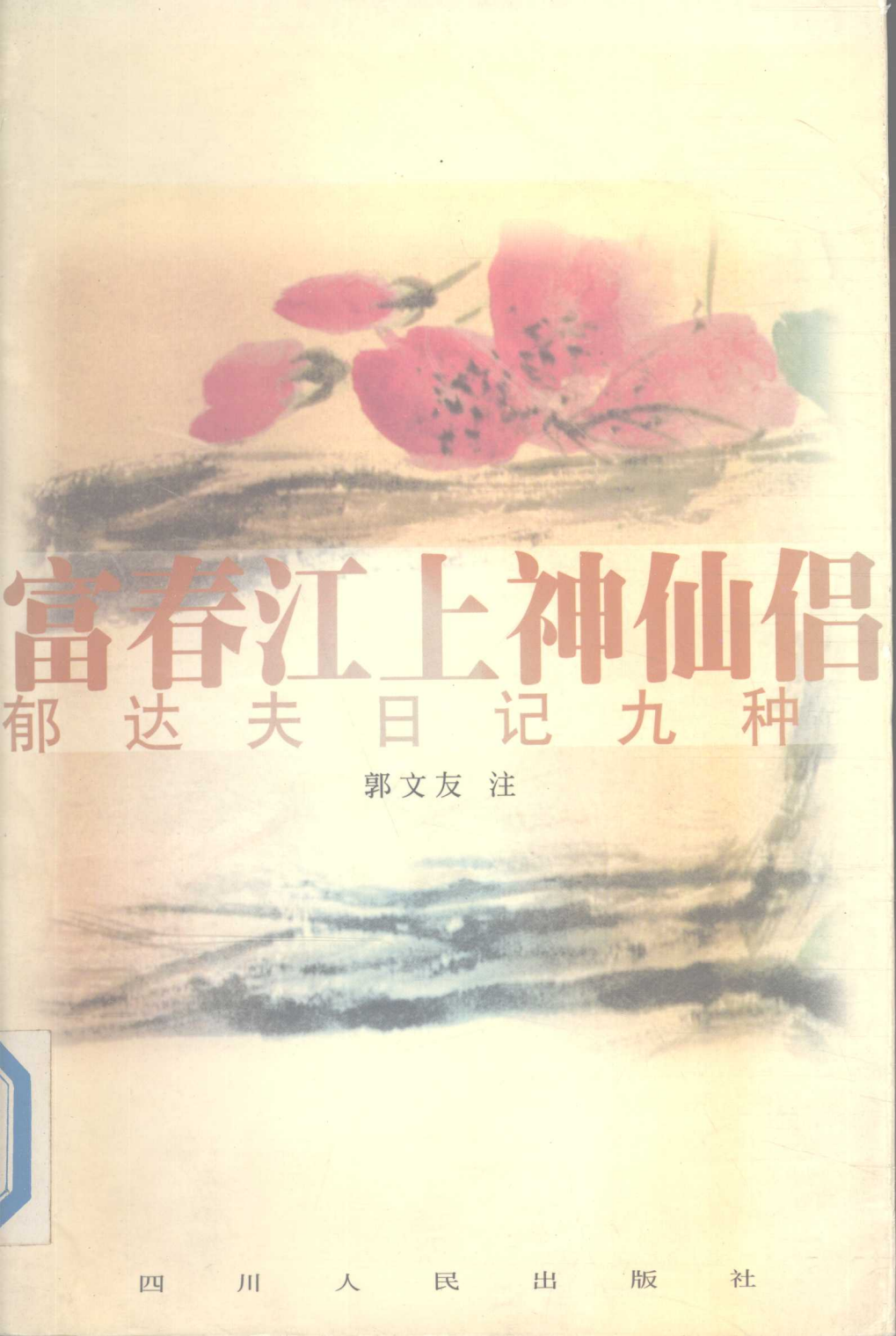




富春江上神仙侶

郁 达 夫 日 记 九 种

郭文友 注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富春江上神仙侶

——
郁
达
夫
日
记
九
种

NINE KINDS OF
YU DAFU'S
DIARIES

郭文友 注

1996 · 成都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126
4735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杨 萍

封面设计：SASSOON·工作室

技术设计：何 华

责任校对：伍登富

郁达夫文献研究丛书

富春江上神仙侣

——郁达夫日记九种

郭文友 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飞鹰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4 字数 260 千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484-9/I·507 印数：1—10000

定价：15.00 元

序 引

■ 郁达夫日记文学创作论

郭文友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郁达夫的日记文学创作，向为人所称道。特别是《日记九种》（《劳生日记》、《病闲日记》、《村居日记》、《穷冬日记》、《新生日记》、《闲情日记》、《五月日记》、《客杭日记》、《厌炎日记》）以其所记与王映霞女士的热恋，缠绵悱恻，露骨真率，点点滴滴，和盘托出，自一九二七年九月问世以来，赢得了极大的声誉，曾印行十数版之多，成为新文学运动史上第一部最受人瞩目的日记文学作品，七十年来，流散广远，迄不少衰。詎料后来，郁达夫与王映霞这一对“富春江上神仙侣”，竟终成怨偶！是以，郁达夫与王映霞热恋、婚变的绯闻更腾传于

海内外，许多作者（无论其与郁达夫、王映霞识与不识者），为此风流巨案，写下了车载斗量、汗牛充栋的文章和专著。易君左在《海角新春忆故人——小记郁达夫与王映霞》^①一文中说：

然而我总有一个定见：王映霞无论怎样美，嫁给一个郁达夫总算是三生修到。我对这个朋友是深致敬慕的，他是一个人才，一个天才和一个仙才。天之生才真不容易呀，数百世而不可一见。李太白后隔了一千多年才生出了一个黄仲则，黄仲则以后又隔了几百年才生出了一个郁达夫，……一直到今天我看到创造社的诸人中，最天真最纯洁最富正义感和热情的，谁能比得上他呢，单凭《达夫九种》^②这部恋爱的圣经，王映霞亦足千古了！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初次邂逅，一见钟情，时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夏历丁卯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五，地点是上海法租界马浪路（今名马当路）尚贤坊四十号二楼，一位留日同学、同乡孙百刚的家里。王映霞亭亭玉立，肌肤白皙，从小就有“萼茱白”的雅号，因而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鼻梁是希腊式的，长而直，娇躯略现丰满，却是曲线窈窕，骨肉停匀。在杭州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就读时，一向都有校花之目。及笄而后，更居当年杭州四大美人之首，怪不得郁达夫和她乍一见面，惊为仙人，立刻坠入情网，苦恋半生，不能自拔了。

此时的王映霞芳龄十八。去年夏天，毕业于杭州女师，暑假

① 载台北《畅流》半月刊第三卷第四期。

② 应为《日记九种》

后到温州（永嘉）十中附小任教。时王映霞祖父王二南有一位世侄孙百刚正在温州十中任教。王映霞到温州还不满一期，当地的局势起了很大变化。国民革命军北伐，一路势如破竹，自粤入闽，刻在台北的何应钦任东路军总司令，旌旗直指江浙二省。十二月中，北洋军阀、福建督军周荫人所部，被东路军打得落花流水。小城温州，人心惶惶。草木皆兵，风传周荫人即将率部北窜，循福鼎、平阳、瑞安，前来骚扰温州一带。于是，王映霞即随孙百刚和孙百刚夫人孙掌华一道逃难到上海。当时王映霞想在上海考大学，复以沪杭路的火车中还是乱糟糟的，因而未即回到杭州家中，暂时同孙百刚夫妇住在上海。初到之日，孙百刚夫妇带了王映霞，先在福照路一位同学家中借宿，其后又由孙百刚的好友，时任上海法学院教授的谢韵逸，腾出了法租界马浪路尚贤坊四十号寓所的半幢前楼，让孙百刚夫妇和王映霞入住。尚贤坊四十号这一层楼住的全是熟朋友，包括谢韵逸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弟弟，还有李剑华和他的日本太太。这尚贤坊四十号二层楼，便因郁王之恋而轰传中外，名扬千古了。

郁达夫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才过了三十生辰（十二月七日）后的一周，“自广州上船，赶回上海，作整理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及编辑月刊《洪水》之理事”，二十七日抵达上海，下榻于上海艺术大学的。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这一天，上海天气和暖如春，郁达夫穿上头一天发妻孙荃才从北京寄来的那件系有款款深情的皮袍子上街，专程到光华书局为创造社同人王独清要钱汇往广州应急（时王独清欲从广州返回上海而无川资），偏巧，光华老板不在，郁达夫便信步去了尚贤坊四十号孙百刚家，在那里遇见了五百年风流债主——华光照人，风姿绝世，向有杭州美人之誉的王映霞。

以后便发生了达夫《日记九种》所记与王映霞的热恋情事

.....

凡 例

一、《日记九种》自一九二七年九月出版问世以来，已达七十年之久，目前一般读者，对日记所涉及的某些人和事，谅已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注释”对此择其要者予以说明；对读者早已耳熟能详的某些人和事，或并不重要的某些人和事，则不注或少注。

二、《日记九种》始作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迄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此间正值大革命时期，“四一二”事变前后，作者写了一些重要的政论时评，“注释”详为说明；此间作者还创作了一些艺术性较高的作品，“注释”参引了时人所作的

某些评论。凡作者在此期间所创作的作品，一般均注明最初发表的刊物和所收的专集，以便查阅。

三、郁达夫在与王映霞热恋期间还写了不少情书。这些情书，几经战乱，幸存无多，吉光片羽，弥觉珍贵，“注释”尽皆录附，以为参稽；日记与情书同读，或可收相映成趣之效。

四、《日记九种》所引外文书目人名等涉及的语种有英、德、法、意、拉丁等多种，“注释”主要据一九九二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版《郁达夫全集》注。

五、本书据郁达夫最初编订的《日记九种》（一九二七年九月上海北新书局版）加注。后来作者编入《达夫日记集》（一九三五年七月上海北新书局版）对个别字句作了删改，注释时对各删改处于以说明。

六、日记正文注释以每种日记为一单元，每条注文列于该单元之后，用序号1、2、3……为标记；如某条注释所引之材料又须注释者，则用序号①②③……为标记于该页之下面。

七、某些人名、书名（或篇名）本应于初次出现时加注，但注释之初偶有漏掉者，则视情况补注于后面某种日记中。

八、注释者所作“后记”，对郁王婚变始末，所列材料甚富，可供读者参阅。

目 录

序引.....	(1)
凡例.....	(1)
劳生日记.....	(1)
病闲日记.....	(20)
村居日记.....	(31)
穷冬日记.....	(91)
新生日记.....	(110)
闲情日记.....	(175)

日记九种

五月日记	(217)
客杭日记	(247)
厌炎日记	(267)
后叙	(290)
后记	(292)

劳 生 日 记'

■ 日记内容（1926年11月3日—30日）

（1926年11月3日—30日）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三。

自从五月底边起，一直到现在，因为往返于北京广州之间，行踪没有定着的时候，所以日记好久不记了。记得六月初由广州动身返京，于旧历端午节到上海，在上海住了两夜，做了一篇全集的序文，因为接到了龙儿的病电，便匆匆换船北上。到天津是阴历五月初十的午前，赶到北京，龙儿已经埋葬了四天多了。暑假中的三个月，完全沉浸在悲哀里。阴历的八月半后迁了居，十数天后出京南下，在上海耽延了两星期之久，其间编了一期第五期的《创造》月刊，做了一篇《一个人在途上》的杂文，仓皇赶

到广州，学校里又起了风潮，我的几文薄俸，又被那些政客们抢去了。

在文科学院闷住了十余天，昨日始搬来天官里法科学院居住，把上半年寄存在学校里的书箱打开来一看，天呀天，你何以播弄得我如此的厉害，竟把我这贫文士的最宝贵的财产，糟蹋尽了。啊啊！儿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家抢了，最后连我顶爱的这几箱书都不能保存。我真不晓得这世上真的有没有天理的，我真不知道做人的余味，还存在哪里？我想哭，我想咒诅，我想杀人。

今天是礼拜三，到广州是前前礼拜的星期五，脚踏广州地后，又是十二三天了，我这一回真悔来此，真悔来这一个百越文身的蛮地。北京的女人前几天有信来，悲伤得很，我看了也不能不为她落泪，今天又作了两封信去安慰她去了²。

天气晴朗，好个秋天的风色，可惜我日暮途穷，不能细玩岭表的秋景，愧煞恨煞。

搬来此地，本也为穷愁所逼，想著译一点新书，弄几个钱寄回家去，想不到远遁到此，还依旧有俗人来袭，托我修书作荐，唉唉，我是何人？我哪有这样的权力？真教人气死，真教人愤死！

今天是旧历的九月廿八：离北京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真不晓得荃君是如何的在那里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里新生的熊儿亦安好否³？

晚上读谷崎润一郎氏小说《痴人之爱》。

四日，星期四，旧历九月廿九。

午前在床上，感觉得凉冷，醒后在被窝里看了半天《痴人之

爱》。早餐后做《迷羊》，写到午后，写了三千字的光景。头写晕了，就出去上茶楼饮茶。一出屋外，看看碧落，真觉得秋天的可爱。三点多钟去中山大学会计课，领到了一月薪水。

回来作信与荃君⁴，打算明早就去汇一百六十块钱至北京。唉唉！贫贱夫妻，相思千里，我和她究竟不识要哪一年哪一日才能合住在一块儿⁵。

晚上上东山去，《迷羊》作成后，想写一篇《喀拉衣儿和他的批评态度》寄给《东方杂志》，去卖几个钱。作上海郑心南的信。

初五日，今天是旧历的十月初一，星期五。

昨晚上因为领到了一月薪水，心里很是不安。怕汇到了北京，又要使荃君失望，说：“只有这一点钱。”实在我所受的社会报酬，也太微薄了。上床之后，看了半天书，一直到十二点钟才睡着，所以今天一早醒来，觉得有点头痛。天气很晴爽，出去出恭的时候，太阳刚从东方小屋顶上起来，一阵北风，吹得我打了两个冷瘆。

九点钟的时候，去邮局汇钱，顺便在清一色吃了饭。十二点前后去教会书馆看书，遇见了一位岭南大学的学生。同他向海珠公园，先施天台逛了两个钟头。回来想睡一觉午睡，但又睡不着。

午后三点去学校出版部看了报，四点钟到家吃饭。

晚餐后出去散了一次步，想往西关大新公司去看坤戏，因为搭车不舒服，就不去了。回来写了两张小说，《迷羊》的第一回已经写完，积有五千多字了。作寄上海出版部的信，要他们为我去买两本外国书寄来。

六日，星期六，旧历十月初二日。

午前起床后，见天日晴和，忽想到郊外去散步，小说又做不下去了。到学校办事处去看了报，更从学校坐车到了西堤，在大新公司楼上，看了半天女伶的京戏，大可以助我书中的描写。晚上和同事们去饮茶，到十点钟才回来。

七日，日曜，晴爽。

午前起来，觉得奔投无路，走到天日的底下，搔首问天，亦无法想。昨晚上接到了一位同乡来告贷的苦信，义不容辞，便亲自送了十块钱去。顺便去访石君衡青，谈到中午十二点，至创造社分部，遇见了仿吾王独清⁶诸人。在茶楼饮后，同访湖南刘某，打了四圈牌，吃了夜饭，才回寓来。

八日，月曜，晴。

天气很好，而精神不快，一天没有做什么事情。《迷羊》只写了两页，千字而已。午前把 Turgenieff's *Clara Militch*⁷ 读了，不甚佳。我从前想做《人妖》，后来没有做完，就被晨报馆拿去了，若做出来，恐怕要比杜葛纳夫的这篇好些。午后睡了一个多钟头，是到广东后第一次的午睡。

午后在家看 A. Wilbrandt 的小说 *Der Snger*⁸，看了三十余页，亦感不出他的好处来，不过无论如何，比中国现代的一般无识无知的自命为作家做的东西，当然要强百倍。晚饭后，无聊之极，上大街去跑了半天。洗了一回澡，明天起，要紧张些才好，近两三年来，实在太颓丧了，可怜可惜。

九日，火曜，旧历十月初五日。

今晨学校内有考试，午前九时，出去监考。吃中饭的时候，和戴季陶氏谈了些关于出版部的事情，想于一礼拜内，弄一个编辑部的组织法出来。

午后无事忙，在太阳底下走得热得很，想找仿吾又找不见，所以上西关大新公司屋顶去玩了半天。晚上在聚丰园饮酒，和仿吾他们，谈到夜半才回来。今天上东山去，知沫若的小女病了，曾去博爱病院看了一次病。

十日，水曜，晴朗，不过太热，似五月天气。

午前去监考，一直到午后四点钟。到创造社分部去坐了一忽。回来吃晚饭，喝了一瓶啤酒，想起北京的荃君和小孩，又哭了一阵。晚上入浴，好像伤了风，作北京的家信’。

十一日，木曜，晴，热，旧历十月初七日。

早晨又头痛不可耐，勉强去学校看试卷，看到午后二时才回来。一种孤冷的情怀，笼罩着我，很想脱离这个污浊吐不出气来的广州。在街上闲步，看见了一对从前我认识的新结婚的夫妇。啊啊！以后我不知道自家更有没有什么作为了，我很想振作。

晚上月亮很好，可惜人太倦了，不能出去逛。看我在过去一礼拜内所做的文字，觉得很满意，然而无论如何，我总要写它（《迷羊》）完来。

仿吾、独清两人，为《洪水》续出，时来逼我的稿子，我因为胆小，有许多牢骚不敢发。可怜我也老了，胆量缩小了。

明天中午，有人邀我去吃饭，我打算于明日起，再来努力，

再来继续我两三年前奋斗的精神。

喝了一杯酒，又与同乡的某某辈谈了半天废话。今天是倦了，倦极了。打算从明天起，再发愤用功。

十二日，金曜，晴，旧历十月初八日。

我自离家之后，已有一个半月，这七八天内，没有接到北京的来信，心里很是不快。

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诞期，一班无聊的政客恶棍，又在讲演，开纪念会，我终于和他们不能合作，我觉得政府终于应该消灭的。

午前读普须金的小说 *Die Pique Dame*¹⁰ 一篇。虽则像一短篇，然而它的地位很重要。德文译者说，这一篇东西，在俄国实开写实派、心理派之先路。男主人公之 Hermann¹¹ 象征德国影响，为 Dostoieffsky¹² 之小说《罪与罚》之主人公 Rodion Raskolnikov¹³ 之模型，或者也许不错，Pushkin¹⁴ 的撰此小说，在一八三四年。

中午去东山吴某处午膳，膳后同他去访徐小姐，伊新结婚，和她的男人不大和睦。陪她和他们玩了半天，在南园吃晚饭，回来后，已经十一点多了。

晚上睡不着，看日本小说《望乡》。

十三日，土曜，晴（十月初九）。

今天一早就醒了，作了一封北京的家信。赴学校监考，一直到下午四点半止。就和仿吾到分部去坐了一忽。

洗澡，在陆园饮茶当夜膳。今天课堂上，遇见了薛姑娘，她只一笑，可怜害了她答案都没有做完。